

我反正反对教育减负

原创 王子君的碎碎念 王子君的碎碎念 2021-03-05 18:43

这两天两会提案一堆，从“结婚年龄下降到18岁”到“医院全面安检防医闹”。和往年一样，尽管很多代表提出了在产业和社会治理上有价值的建议，但最受媒体追逐的还是各种奇葩。

不过在这场热闹里，有一类提案的声音又变大了，而且有切实可能会影响政策导向。压缩教育投入。

他们当然不会这么直白。教育以及教育背后所象征的阶层流动，是中国上下的一种朴素共识。谁要是敢直接说压缩教育投入，怕不是要被炎上，爽上。

所以他们往往会选取特别委婉的角度：

取消英语主科地位啦；

给中小学教师减负啦；

取消课后作业啦。

乍一听，非常合理。

这合理吗？

想一个根本问题：

教育这件事，谁出钱最多？

国家，也就是全体纳税人。如果把大量超前投资算上，例如在贫困地区建设中高标准学校、符合国家营养需求的学生食堂、强制义务教育，政府和纳税人实际上是在舍弃部分当下的收益，投入到现在的孩子身上，换取未来的增长。

不说义务阶段，没有国家投入，很多人根本读不起大学。咱不拿美帝说事，你就是到菲律宾去读个私立大学，就是按菲律宾本国人的标准，好点的学校一年也要小2万人民币。

我没记错的话，菲律宾的圣托马斯大学，全球排名大概也就是前900到1000。别说和我国的211985比，就是很多平凡二本，都在他前面。

人家一年学费近3万人民币。咱们的211985是多少？顶多8000，有的专业才4800。对国家而言，教育是投资，因此总体亏损是肯定的。

但国家在教育上愿意承担亏损，对于市场化的教育资本而言，是场灾难。

市场上有人雷打不动地卖3块一碗的拉面，你在旁边就是卖帝王蟹腿拌鱼子酱日本老匠人手工松板肉黄金汤面，你也卖不了太贵，因为市场主体需求被稳定廉价且还算优质的供给给满足了。

市场整体没有出现供不应求，因此总体还是买方市场，卖方不易拉高出价。

何况很多卖家，那15块的面条很可能还没有人家3块的量大管饱。

于是第一道裂痕出现：教育市场化。

由于教育是块长期亏损的国家开支，于是总有人会打着“减轻财政压力”的名义来钻空子，例如建议在公立教育体系之外增加市场化的供给。学有余力的孩子应当可以去报补习班，上培训课，进一步提升自己。

到这一步，其实还算利大于弊。我们本来就不应当限制他人的选择，自改开以来，市场化确实是一个有效的补充手段。

而且国家投资是有极限的，应当允许市场资本参与到教育事业中。

但在这一步后，在第一道缝隙里成长起来的资本们，很快发现了不爽的地方：

如果仍然保持以公立教育为绝对主导，评判标准就会非常明晰，服务交付条件苛刻，现金流难以快速扩张。

例如就是要高考，就是分数说了算，那市场机构不得不请名师，尽心尽力去用题海训练孩子，在教案上下功夫，最后拿培训班孩子的成绩说事，招徕下一批家长客户。

太慢了。

其次，如果公立教育还能保持高强度的投入，能提供足够优秀的老师和学习氛围，那市场机构的空间将严重受限。

从一中到八中，虽然生源师资有差距，但老师普遍都很严格，都有题海战术，学生成绩的提升水平也普遍类似（例如90年代的城市）。在这个大环境下，当地开不了几个补习班。

那，能不能压缩公立教育的投入呢？

很难，教育是中国人的信仰。

所以，就从供给质量上下手。

论帮凶，第一波还真不是教育类同行，而是房地产。

为了实现土地财政的循环，学区房被导入到我们这个公立教育为主的社会。优质教育资源与高房价捆绑，在事实上形成了一道资本壁垒。

过去顶多是一部分按分择优录取，一部分收高价择校费。例如我高中时（04至07年），佛山一中招1000人，前750名按分数排

名录取，后250名交费择校。

一年多收个千把万的择校费，校方妥妥够用了；而家长一年多出几万块，咬咬牙也害行。

可学区房不同，一平米可能会贵个30%左右，随随便便就要额外掏出50甚至500万的成本，加上房子的低价，一道价值数百万的城墙。

这是公立教育体系的一次重大混乱，隐形成本前所未有地被拉高。大量焦虑的家长，开始疯狂转向市场机构。

市场机构一边接手，一边进一步团结力量，瞄准公立教育的供给质量发起进攻，争取最大程度的私有化。

改开之初，我们因为中外的巨大落差，是有过一波对应试的反思。但反思的高潮，还是十年前起。

大学试行面试录取，开放介绍信，大搞自主招生。几个年轻人坐一起聊聊天，老师觉得中意，就可以降分60，甚至直接刚过一本线就录取。

我说的是某top2。

模糊空间太大，被诟病为“政策性后门”。有的高校自主招生看论文和专利，甚至有专门为高中生们倒卖这些的黄牛。

15年自主招生报名人数达16万，当年惊呼“高考以后不用考”；结果18年冲到83万。

自主招生真正的停止时间，其实是去年。教育部憋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发文停止了高校自招，转为考核更清晰公开的强基计划。

流毒甚广。

动不了最终标准，于是现在换了角度，继续打减负牌。表面上减学生减家长减老师的负，实际上是降低公立教育的供给质量，倒逼学生家长购买市场化教育产品。

学校不教英语，学生就不学了？英语培训机构继续涨价；老师教学压力小了，学生没有作业了，高考难度会下降？还不是得去补习班。

我就是吃四两面才能饱，你让3块一碗的从一碗四两压到二两，剩下下来的那二两，我就不得不到其他摊位去买。

那就不是3块了，很可能是15块。

永远要警惕教育市场化，要防止私立教育夺取事实上的主导。

很简单：公立教育里，总体上国家和纳税人已经发了工资，老师面对学生心里想的主要是教学任务，是专注于“事”。老师不用去纠结下一届的生源和收费标准，不用去思考营销。

市场化教育不是。学生是个客户，是要考虑客单价和投入成本的。当想的不是事而是钱时，性质就变了。

是让学生一年内提高30分，之后两年只能提高几分；还是让学生一年提高10分，这么持续3年？

市场化的医药公司不会去根治慢性病，这才是永恒的财路。现在很多英语培训机构不教基本学习方法，只教一点技巧，已经有这个影子了。

因此，我反对压缩教育供给，反对减负。在已经严重教育市场化的今天，维持公立教育的投入，已是最后一道防线。

